

思辨錄輯要  
叁冊



09137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修齋類

受業諸子金校藏

甲申

廣德

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  
爲賈而此心與賈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  
子素孱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  
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田在西郭已躬  
耕有年矣爲子略說其槩子有薄田二十畝在甘三都  
佃甚貧不能自種子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  
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涉獵其事以驗農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一 正誼堂

田水利之學也天時地利人不特用兵爲然凡事皆  
有之卽農田一事關係尤重水旱天時也肥瘠地利也  
修治墾闢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爲重地利次之  
天時又次之假如雨暘時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不  
可必一有不時磽确卑下之地先受其害矣惟良田不  
然此天時不如地利也田雖上產然或溝洫不修種植  
不時則雖良田無所用之故諺云買田買佃此地利不  
知人和也三者之中論其重則莫重於人和而地利次  
之天時又次之論其要則莫要於天時而地利次之人  
和又次之故雨暘時若則下地之所獲與上地之獲等

土性肥美則下農之所獲與上農之獲等勞逸頓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時既得地利而又能濟之以人和則所獲必更與他人不同所以必貴於人和也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爲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耑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也予嘗欲親試之而未暇今歲既親田事將以此法徧商之老農且以語陳子言夏亦令試其事庶可得其實也今備錄此法於後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二

正誼堂

區田說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  
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  
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闊相乘通二千七  
百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  
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  
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  
稠存畱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  
防大風搖擺古人以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  
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

又汎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

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高丘城上皆可爲  
之大麥山藥苡子大小豆俱可如式課種又曰向年壬  
辰戌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餓此已試之  
明效也若果爾似又無不可爲者

王禎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爲濟旱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  
不必牛犂但鍤鑿墾劬便於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  
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穉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  
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丘陵城阪  
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  
水每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太倉土性獨不然  
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徧若畝地則全不受水  
未可一槩論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賈思顏曰區田以糞氣爲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庶  
盡地力蓋區種不先治地卽荒地爲之也又曰區中生  
草拔之區閒草以剗剗之若苗長不能用鋤則以鈎鏟  
比地刈其草穢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  
田七十步之地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  
收有過百石矣

徐立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卽區田一畝可食二十  
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

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爲食少事煩  
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自不少廉頗  
五斗得無太多計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  
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糞種壅法卽今常種稻  
田亦可得穀畝二十餘斛也

按區田之法云田一畝可收穀六十六石許計今穀一石  
大約得米四斗六十六石穀則當得米二十六石四斗  
也田法積步二百四十爲一畝今得二十六石四斗米  
是約每步得米一斗一升也今江南種田法每人蒔秧  
六棵相去八寸則一步之地當得稞六十餘刈穫之日  
每人刈稻一行爲六棵又一行共十二棵爲一鋪收東  
之日或二鋪三鋪四鋪五鋪爲一束不等二鋪爲上三  
鋪爲中四五鋪爲下今以三鋪言每地一步約可得禾  
二束每禾一束得米五合二束共得米一升一畝二百  
四十步當得禾四百八十束米二石四斗其二鋪者每  
步約得禾兩束半米一升五合一畝該得米三石六斗  
之數今江南湖蕩閒膏腴去處地闢工修者大約如此  
其餘常田大約三鋪爲束者得一石五六二鋪爲束者  
得二石五六此地力薄亦種藝不得法也

蒔秧之法每人蒔一行每行橫蒔六棵每棵相去八寸此

定法也今田家或互相換工或喚人代蒔包蒔奸人偷力多將秧稞蒔開每稞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許不等者則一畝地幾減秧稞大半收穫鮮少半由於此不可不知吾聞婁東鄉舊有富人善種田蒔秧之日酒飯極豐其蒔法每人俱以繩約使不過五寸故其田秧稞密而分行整收穫亦倍則蒔秧法亦宜講也又聞江鄉有秧纏以竹爲之以約蒔秧者卽此意

予欲以區田語鄉人詢其可否恐鄉人以爲書本中語駭而不信乃言曰近有自湖廣來者云彼處種田有區種法畝可得米二十石許果否因以其術詳告之鄉人曰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理或有此吾鄉有種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種芋法先掘地爲區每區深闊各三尺許熟糞壅之每區種芋一株漸鋤土壅芋旣成每區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計每畝約得金四十兩許卽此法也則區田似亦可行予又問種芋得利如此今人家何不多種曰工力甚費人不耐煩然則區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費而人不耐煩也歟然當賦役煩重之世苟能躬耕四五畝卽可爲一家數口之養此莫大之樂又何工力煩費之足憂乎

予聞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錫難二則易耐不

能耐風潮也蓋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蒔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耒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稞長大上實下虛故易酣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畱則無耘鋤之艱漸耨隴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酣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人何不略倣此意而小試之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撮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蒔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蒔蒔之時拋擲堆塚略不少惜蒔後遇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洩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早蒔之勝於晚蒔亦以過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遽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蒔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況移種之分乎

看家秧性亦太耐磨折今草木之類必賤種乃易植其貴種則移種之頃百方調護猶多萎死秧則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略不顧惜拋折堆塚棄置累日其蒔也兩指

夾之插入水土縱橫欹斜未嘗壅治然及其既成猶能  
每畝收三四石使壅護愛惜曲盡其道如區田諸法所  
獲過倍亦何足疑乃今人習於苟簡惟務欲速終不肯  
加功加力至誣古法以爲必不可用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古人云鹵莽而耕滅裂而穫此言豈欺我哉但野人  
愚而固未可以言語爭有心者能躬行以率之則庶幾  
矣

秧苗入土深則難出秧根入土不深則難久故農人於播  
種之始則撒秧於一處以浮灰輕蓋之既長則另分而  
插蒔所以順其淺深之性也是亦可謂得其術矣然孰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七 正誼堂

若區田之法不用移植而盡淺深之宜爲尤得其術哉  
亢倉子曰稼欲產於塵而植於堅淺深之謂也

凡秧行最宜整蒔秧最不宜速速則秧行亂矣亂則疏密  
失宜難於耘鋤且不通風呂不韋作呂覽言農事甚悉  
其辨土篇曰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禾心  
中央帥爲冷風正此意也乃知古人之於農事其用心  
至矣

漢武帝使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下種田  
器皆有便巧一歲之收常過緡田畝一斛以上用力少  
而得穀多按代田卽古后稷法一畝三圳歲代其處故

曰代田后稷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田畊畊長終畝一畝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種於畊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壘其土以附苗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剛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故薿薿而盛纒田平田也謂如今之田晦不爲畊漫漫然故曰纒田此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之然曰過纒田每畝一斛以上則亦不過略勝而已區田數倍之說恐未必也

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鋤耬

壘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八

正誼堂

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

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

田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纒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

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

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畊畊深一尺廣

二尺長終其畝畝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畊中之土於隴

上一畝之地間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

爲畊隴三十道畝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畊隴分別

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畊廣於隴則田無棄地

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上之所宜及時播種播

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礪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閒可容錫生菜以上乃漸耨隴草壘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耘苗法呂覽辨土篇最詳其言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孤謂相縣去如孤也相與居則漸近矣相扶則叢立如軋蓋初時耘之使稀則後來長開方有地步否則根軋而不實矣又曰三以爲族禾乃多粟大約耘苗當存三莖爲一簇其傍相去五寸此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九

正誼堂

爲要法今蒔秧者亦大約三四莖一蒔

呂覽又曰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謂存其長大而去其弱小者也若弱小者不去則長大者亦因之而多糝矣又曰樹肥無使扶疏樹礪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糝礪而專生則多死蓋肥礪之地其禾根株易盛故立苗欲稀不然則氣鬱而不展故多糝礪确之地其禾根株難盛故欲相援以立不然則氣弱而不能自存故多死呂覽之言亦精矣

予嘗行田閒見溝閒有禾長茂特盛於他禾願問之曰此

秧之餘未遑他蒔者也予曰長茂如此他日收穫亦必  
倍他禾鄉人曰不然雖長而軋他日蓋多糝耳此卽呂  
覽肥而扶疏則多糝之說也使如長兄去弟之法則何  
至聽其多糝哉

今人不種區田者一則不知其法一則工力費一則江南  
水田田中冬夏積水不便開溝分剛惟高田可分剛則  
又有不便者高田冬必種麥麥至夏至方收穫若區田  
則清明穀雨之時已將播種其開溝分剛須於冬春之  
閒做完是因穀而廢麥區田所以終不可行也然予於  
此又有一說今人欲種早花或早稻則冬閒便荒地不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十 正誼堂  
種二麥其言曰雖少卻一熟然地方總在內不較輸也  
早稻早花之獲不及區田然農人猶能舍彼就此況區  
田乎故吾以爲農人能分早花早稻之田以種區田亦  
庶幾兩得矣

種區田又有兩便之法凡農家種稻先於清明時治地爲  
秧田俟小滿前後分蒔其種秧之田亦拔起再蒔今何  
不寄種秧於區田當播種時分其田十之二三開剛如  
前法俟苗長插蒔之際則分其餘秧以蒔他田在區田  
則以當耘耔在常田則以當播種是誠兩便

農家種稻最畏耘鋤蓋耘鋤之時正當海暑又苗禾已長

人行其中暑氣蒸鬱大不堪耐故農家耘鋤多在清早  
日稍中卽起或有竟不耘鋤者區田費耘故人尤畏然  
吾又有說於此常田耘鋤多在暑中者以插蒔故晏也  
若區田不用插蒔則苗長自速大約常田插蒔之時區  
田已將耘鋤矣何暑之有至於鋤土壅根則今種絲之  
家日暴於田不以爲苦而不鋤區田壅高足不濡水與  
鋤絲同亦何憚而不爲哉

種田唱歌最妙蓋田眾羣聚人多口雜非閒話卽互謔雖  
嚴禁之不可止惟歌聲一發則羣囂寂然應節赴工力  
齊事速但歌辭淫穢殊壞風俗擬效吳歛體撰歌辭數  
十首一本人情發揮風雅凡田家作苦孝弟力行以及  
種植事宜家常工課與夫較晴量雨賽社祈年之類俱  
入之歌中以教農民似亦於風教有裨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十一

正誼堂

稻熟時予往觀刈穫見田傍一禾甚長高眾禾約尺餘顧  
問之佃曰此子偶遺一粒穀未嘗糞治今秀實如此亦  
甚奇予因數其穗得二百餘粟時眾禾徧數皆九十餘  
粟是禾不啻倍之因思此禾蓋未嘗多種元氣未洩故  
也然偶遺田傍不糞不耘纖毫未加人力其稍壯碩者  
特以得全於天耳使如前法盡種植之宜其穗之長茂  
堅好又豈特如斯已信乎樹藝之法不可不講也

高鄉人種稻甚勞甚費故諺曰倒一困豎一困信非誣也  
古語云穀賤傷農以甚勞甚費之物而又值賤價則農  
誠有傷者有位者當此時豈可不講常平法耶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畝耜卽今鋤頭也然鋤便於除草不便於起  
土發土者今謂之鐵鎔鐵鎔頭廣一尺其功用殆勝耜  
矣使爲廣尺之獻則一人可勝若兩人併發則廣二尺  
矣

象山先生嘗述其家治田之法用長大鏗頭鋤深至二尺

許廣一尺半植一禾大旱時以田肉深獨得不旱每穗

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一 十一 正誼堂

數至二百粒他處不及百粒故所收嘗倍古人云深耕

易耨觀此信耕之貴深也但云廣一尺半立一禾又古

有云立苗方二尺者恐太稀與八寸之說太相遠當試

之

劉章耕田歌深耕播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

猶畝畝遺意

亢倉呂覽之言皆曰稼容足耨容穰耘容手又曰其種勿

使數亦無使蹟疏則苗立苗方二尺及尺半之說恐太

稀八寸之說是

俗說動稱犁耙今江南農家犁則有之未見用耙耙製見

農政全書有方耙有人字耙其意大約如犁亦用牛駕但橫闊而多齒犁後用之蓋犁以起土惟深爲功耙以破塊惟細爲功耙之後又用抄用撈抄如耙而齒更長所以抄土益細撈則條木編之以摩田也今農家種稻耕犁之後先放水浸田然後集眾用鐵搭鏟鏟土塊謂之曰攤亦謂之削亦謂之落別江南呼土塊爲別用力頗眾使有耙抄撈諸器可省工夫大半

中土有耨車製狀如三足犁中置耨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耨且行且搖種乃隨下又有用耨耨者用篩過細糞或鬻沙隨種而下按此器可用以種麥然於耙抄之尾用之爲佳又崔實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頃卽此耨車之謂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蘇文忠序有秧馬之說亦甚奇云子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棘爲腹欲其滑以楸梧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偃僕而作者勞逸相絕矣按秧馬製甚有理今農家拔秧時宜用之可省足力兼可載秧供拔蒔者甚便

今耘鋤耘瓜江浙閒新製也古無此器匍匐水中以手耘

之故農人惟耘田爲尤苦今得此器勞逸不啻天壤乃知何事不可爲便巧惟聖哲者能用其心則天下萬世被無窮之利矣可不加之意哉

農人刈穫時最苦僮僕而行手足腰俱病予甚憫之欲思一便巧之器而無其法農政全書有推鏟以木爲之柄長七尺首歧兩股如叉形貫以橫木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嵌鏟力用則就地推去以斷禾莖云用以收蕎麥此亦甚便但恐稻稞甚大未能卽斷也記此以俟

言夏躬耕於蔚村子以區田法告之言夏有舍傍地七分因掘七區曰若得一區一斗子此七區當七分地矣然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一  
法不俱盡善區底不平又下種時不按實苗出聚中央一處又不耘稀又爲惡客糞壞四區餘三區結子時渴水不實反不如常禾但莖葉頗茂於常禾耳

正誼堂



侯官楊 凌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長樂邱鴻鈞石村分校  
長樂邱鴻輝和字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治天地人之道一而已天無紀治之以緯度地無紀治之以經界人無紀治之以禮法故緯度也經界也禮法也皆所以爲分數也分數理也理者條理也

有治人無治法此言雖是然後世每每借此爲言廢法不講則非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譬有攻木之工於此雖善治木必求規矩斧斤之器規矩斧斤者亦匠人之法也規矩必求其端斧斤必求其利此必然之理有賤工焉顛倒規矩錯雜斧斤主人不責匠而歸過於規矩斧斤有是理哉理學須一貫經濟亦須一貫理學不知一貫則鬻拳以爲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一

正誼堂

忠申生以爲孝臨大杖而不能走遇管蔡而不能誅經濟不知一貫則勤於事上者不知恤民專於恤民者不知事上哀貧窮則抑富戶杜關節則絕搢紳惠而費勞而怨者多矣故理學不知一貫則害及於身心經濟不知一貫則害及於家國天下

緩來動和方是經濟一貫經濟一貫必從理學一貫中出治一國與治一事不同治天下與治一國又不同須是把

箇天下大勢完完全全在胷中綱目井然源委畢見然  
後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吏戶禮兵刑工講究時是六事若行時止只一事須是聯  
絡貫穿始得周禮六官皆設聯事正謂此也

不讀周禮不識治天下規模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具此心胷方能治天下

凡事皆有一貫不識一貫皆有害禹之治水得水之一貫  
者也鯀之九載績用弗成由不識一貫故耳

當今治效必六十年三十年教人三十年出治教人十年

小成三十年大成出治三十年小成六十年大成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二

正誼堂

凡學經濟須有路頭若泛泛採取徒勞無益

撥亂不難致治難撥亂如十人之材足矣致治非五人之

德不可三代以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

孔子而後有真學周公以來無善治漢唐宋竭力經營只

做得補偏救弊耳三代規模全未夢見

三代以上立法常使人有爲善之利三代以後立法常恐

人有爲惡之弊使人有爲善之利者是以至誠待人也

故人亦以至誠應之恐人有爲惡之弊者是以不肖疑

人也故人亦以不肖欺之

聖人治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入規矩

收人才去文法二者是當今最要務

古人治天下以禮今人治天下以法法勝則禮亡禮亡則人心絕法尚不可治天下而況於無法乎

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處處滲漏以其意欲一網收盡天下故也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下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看周禮一部書止辦得玉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潔淨

人一身之間耳目口鼻手足腹心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元

首在上股肱在下而後一身順天下之大大賢小賢大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德小德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而後天下治不然有一人焉首居下足居上腹心居外

四肢居內則見者皆以爲怪物而羣擊殺之矣乃治天

下者賢奸顛倒大小易位有國者初不以爲怪其不至

於羣起而擊殺者幾希

聖人治天下只是使飲食男女各得其所飲食男女不得

其所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

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

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不然緊要在擇守

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自可徐舉而無弊王荆公不識此意纔執政柄便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槩以青苗保甲之事強諸天下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荆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也古今異宜爲治者不可不審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己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獨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利

古之天下禮樂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下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四 正誼堂  
下爲得半矣

欲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周禮有云祿以馭其富又曰奪以馭其貧蓋古者祿以公田既予以爵則隨予以祿田故筮仕者無患貧之心而不營心於財利今則俸祿甚薄而聽入仕者各以私計謀生若守禮安分徒資俸祿則饕餮不給失馭富之道矣古者祿田之外別無私田既奪其爵隨收其祿田則無所藉以資生故貪墨知畏今則貪墨者無所限制田連阡陌卽被削奪而擁資甚厚無能損其毫毛失馭貧之道矣然則廉吏何所藉而爲廉貪吏何所戒而不爲

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守行則以戰文武未嘗分途也自戰國始有將軍之稱秦乃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而文武乃分途矣夫周官軍政皆寄於司馬亦未聞有尾大之患苟必欲以文武互相制馭豈君臣相信之道也哉

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職要之法假如方面大吏及州縣正官此吏部之所當選擇也至於州縣之佐貳與夫師儒之職倅貳之官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今則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攬既廣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所謂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者此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五

正誼堂

吏部所治既廣賢否難知勢不能不循資格非不欲去資格也勢不可也故議者不察不清吏部用人之權而欲去朝廷資格之弊此必無之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即使皋陶伊尹爲銓衡亦不過掣籤唱名期於無弊而已斷不能自展一籌也事權之多出吏胥蓋有由矣用人循資格最是大弊人才不同各有所宜有宜大者有宜小者有小大無不宜者小大無不宜聖人之才也或宜大或宜小賢人之才也求才於今之世其爲賢人者

寡矣而朝廷用人不問其才之大小與否槩以資格遷陞之是以聖人望一切也奚可哉

人才極是難得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材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臣之聖而各專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於終身不易此任之而竭盡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使戶兵刑無所不堪則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旦至暮去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爵祿二字其用不同用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祿爵者量材而授者也其人才堪於兵則授之以兵才堪於戶則授之以戶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木則使之爲木工其人而善土則使之爲土工用各有所宜也祿者量功而授者也其人而於兵有功則卽於兵加俸其人而於戶有功則卽於戶加俸此如木工善木則卽加以木工之厚餼土工善土則卽加以土工之厚餼報各有所稱也今之用人者其人方有功於兵則陞之使戶其人方有功於戶則陞之使吏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土則賞之使爲木其人而善木又賞之使爲鐵爲銀也豈不大

可笑哉

孟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  
慶以地此賞人以祿之一證也

考察之權最忌專一周禮六計弊羣吏皆各屬長官主之  
而其聽於主宰然其所察者特王畿之內而已故聽觀  
眞而舉措當今則合天下之銓選皆聽之吏部甚至州  
縣佐貳之微亦屬於銓司欲舉措之當不可得矣

銓司每慮人才壅滯往往設法遷陞卽有識者亦欲巧爲  
法以疏通之此以人才用國家而未嘗爲國家用人才  
也古者論定後官量才後祿故三德者爲大夫六德者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七 正誼堂

爲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與位稱耳由此言之其  
人而才足卿相卽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  
百里卽筮仕而終身郡邑可也以至才堪戶者終於戶  
才堪兵者終於兵如舜世五臣終身不易何嘗有流轉  
遷陞如今日也哉天下事有煩而無謂者此類是矣乃  
當事者方以人多官少爲病以予言方慮其官多而人  
少也季世之法不主於用賢專主於防不肖夫旣知其  
不肖則去之而已不務去之而務防之不肖者未必受  
制而賢已不勝其掣肘也安得謂非立法之弊乎

竟收嚴試久任超遷此八字用人之良法

近行薦舉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蓋薦舉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窮破資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薦某官不得薦某官薦得任某職某官薦不得任某職是仍重科目仍拘資格也一曰任之無法蓋善惡有類邪正有黨君子所薦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薦大抵多小人今不立法詳試而槩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禮而刑用違其才者又不可勝計也卽有眞才亦烏能效用乎一曰繩之太急連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終變節或窮達易操當其舉之未可謂非也舉之而受學者變節易操則非舉之者之罪也且仕途傾險詭譎百出或叢忌舉主而陰中傷所舉之人或傾排所舉之人而并累及乎舉主種種株連爲害不可勝道則雖有賢士在下舉主亦安能不顧身家不惜祿位奮然以舉之乎無怪乎勉強塞責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虛應故事也

薦舉不可尚虛文當疏其實或其人才德兼備或有德無才或有才無德或其才長於某事短於某事用可任某職不可任某職皆一一疏列不拘大小臣工有卽薦舉多多益善天子臨軒親策之分類而試試以經義治事擇其尤者更召對面試之可者擢用不可用者散歸庶

無前弊而收實效

日者觀匠人得教人與器使之道凡木之大小枉直皆材也規矩繩墨皆法也材有不齊而法無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條理至於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繩墨者則又隨材而器使之故天下無不可用之才而亦無不可成之事今之時教法廢矣而器使之道則又棄而不講使細者爲梁短者爲柱大者爲椽長者爲節乃謂天下無材謂天下之事必不可成豈不冤哉

看節米得取人之法雖疏節關目不無遺珠之歎然往往拔十得五舊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二九 正誼堂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會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註以定銓選隨材授職職必久在故洪永時得人爲盛今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慨也夫

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於用君子雖或閒容小人然君子易於展布三代以後禁制束縛主於防小人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掣肘爲已極矣間設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無防法

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則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懷諸侯今人治

天下全在擇守令

諺語清官不出吏人手非官愚而吏智也官不久任而吏多積年故耳誠能一切反之吾知吏必不能出官手也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代不乏人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闕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驕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諂之實誠所不解也今後吾黨得第爲縣令時必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牘於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

治天下以求才爲先治一邑亦當以求才爲急今之郡縣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十

正誼堂

非無才也而有司不知作興鼓舞之道其有留意人才者不過季考月課爲文字相知耳夫文字之責上有督學下有學師何煩有司更爲數數也愚謂有司季考月課當另爲一法分理學經濟二科設爲條問理學如顏子所好何學之類經濟則舉時務之切要者每科數條觀其所答優劣德行優者養之庠序經濟優者措之施行不惟賢才可以立得而聞風興起者吾知且不可勝

計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三

同治五年夏月福  
中誠書局重校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詔虞卿覆校

閩縣王謫玉謫士分校

閩縣蔣錫珪禹堂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二終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士 正誼堂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極也故官制清則民志定周制在天  
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國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罷侯  
寘守分爵二十級而漢唐宋因之愈繁愈亂其制有爵  
有職官有加官又有散階勳爵或一官而兼數銜或一  
事而設數官或古貴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貴名目混淆  
等第雜亂欲居官者顧名思義難矣於以治民不亦謬  
哉故愚謂治天下斷自清官制始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一

正誼堂

三代以官為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清後世以官為賞人  
之物故其制繁而亂

勳階之制始於唐歷代因之夫既有品級又有勳階不繁  
而益繁乎且古制卿大夫士今勳階一以大夫為稱而  
但以榮祿光祿資善資政為次第亦何所分別甚有大  
夫與卿同稱者如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之類蓋因循於  
唐宋之舊而不知取法於三代也

九品之制竟以上卿亞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別之似覺清楚

三公三孤古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者也記曰天子無

職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蓋非特參職天子直  
尊於天子矣故其稱曰師曰傅曰保皆尊於天子之稱  
也惟周召之倫足以當之無則寧缺故曰官不必備惟  
其人周召之以公孤兼宰相以公孤宰相非周召不可  
也後世不務得用召其人而槩以公孤爲兼官馴至唐  
宋或以之加武臣或以之加寺宦或以之加親王子弟  
名實之乖遂至大壞先王之意荒矣愚謂師傅等官多  
屬空名似不必設今之所謂國子監者是誠天子之師  
傅而天子所當敬禮者也當慎擇其人卽以師傅之禮  
尊之北面受教降之以禮而不煩之以事重之以道而  
不授之以權卽古公孤之遺意而善用之是亦治古變  
通之法也後世公孤旣徒設空名不徵實用而國子監  
又下夷於九卿胥失之矣

語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  
皋陶爲已憂自古及今未有宰相不得其人而天下治  
者自國朝不許設丞相心竊疑之及歷攷古今周禮無  
宰相之官自秦始皇制丞相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信之專  
任之久蓋將禪之也家天下以後此任未可專寄漢承  
秦制始設丞相旋改三公唐宋以來其名不一或稱尙

書令或稱中書令或稱僕射或稱平章或稱同三品或

稱大學士雖皆宰相之職然大約皆二三並任不獨任且皆兼官非專官其專官而獨任者在漢則曹操在魏則司馬師昭又有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之類皆爲專官獨任未嘗授人惟宋齊梁陳隋唐諸臣將受禪則居之此外惟桓溫王敦侯景則知丞相之職其不可專官獨任亦較然矣按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則宰相舍六官又誰相乎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卽六官也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旣以宰與天官矣但專任恐權太重故使之同於五官後世誠能法周官之意竟以六官爲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三

正誼堂

於上則旣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真相之利而不受寘相之害或者其庶幾乎

國家設五軍都督府其衙門及官銜品級俱尊於部院蓋以兵柄不可下移略寓天子親操之意也然凡衛所武官一應承替襲職之事皆必達於兵部而後行則尤有犬牙相制之意蓋開國之慮深矣

親軍衛之與五軍府卽漢之南北軍也其勢互相制馭不爲不善但五軍府都督多以勳臣爲之錦衣則專以恩賚大臣子弟雖卽周官庶子之意然率以不知兵之人充任緩急莫可恃矣愚意三軍之將亦當閒用邊將中

之年老者蓋既以示國家優厚之恩而亦可藉其老成  
練達之力居中制馭兩得之道也

吏部古天官冢宰之職也然古者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  
典以佐王治邦國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  
典曰事典蓋偏言則專一職統言則包六職猶四德之  
仁兼四端統萬善也今則專於選事猶一郎曹之職矣  
愚謂宰相不必設而吏部則不可偏於一事也宜稍  
倣古冢宰之職事權雖分掌於六官而權要則獨縮於  
冢宰庶無專權之虞亦無渙散之弊

天下之官皆選於吏部故冗雜繁亂人才不能周知不得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四 正誼堂  
已而用資格此吏胥之事非官長之事也誠能參用古  
法朝廷擇冢宰冢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屬外官之長  
及外官之僚屬亦如之吏部但總其成則頭緒清而人  
才易於器使矣朝廷未知職要之法用人之效未可期  
也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養萬民今之戶部但主戶口田賦貢  
役經費非古制也蓋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封諸  
侯而千里之內又分采地九賦之斂其入無多故可專  
意教養今則海內之田賦皆屬戶部勢不得不以教之

一字聽之學校而全部專心會計矣國初止分四司而

其後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誠以庶務之浩繁也然古者有教有養而今制但聞取民世代升降感慨係之矣

古者成均教士司徒教民三物八刑五禮六樂皆所以齊民也漢唐以來成均教士之法猶存其名至司徒教民則名實俱亡矣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以此知教民尤急於教士也爲人上者可不加之意乎

禮部一王禮樂教化之所出也而有僧錄道錄二司何居且僧錄道錄不已而又有教坊司傷化甚矣有王者起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三  
其一舉而釐正之乎

五 正誼堂

在昔漢有太尉大司馬大將軍五季有樞密院大約皆主兵柄而權在宰相之上權臣挾震主之威者率居此任蓋兵權在握則無所不爲也國初亦設大都督府後以朱文正坐罪廢不設尋分爲五軍都督府雖品秩如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分矣至永樂中盡歸兵部五府都督不過守空名與虛數防微杜漸莫此爲善有國者所當法也

伏讀諸司職掌內刑部一條有曰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墳塋此一語眞王者之言與文王罪人不孥之意並美千

宗人不卽市宮人不卽獄二語亦王政也  
工部凡軍器軍裝火器屬虞衡戰車屬都水名義未正愚  
謂都水屯田可并也軍器則宜另爲一司  
慎刑雖天子美事然愚以爲慎刑莫如簡法蓋簡則冤抑  
少繁則冤抑愈多欲救之而適以繁之今一刑也既有  
刑部又有大理又有都察院謂之三法司爲太繁矣而  
鎮撫詔獄又得參其閒欲無冤抑得乎故愚以爲不特  
鎮撫可廢卽大理亦可廢也一刑部足矣

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最難尊其位重其祿固親親之道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六

正誼堂

然過於優厚不爲限制宗繁費大爲惠終窮亦國家莫  
大之憂也愚謂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尙以親盡爲  
隆殺況於子孫而不爲之差等乎有天下者宜一以古  
禮爲準上則高曾祖考下則子孫曾玄皆以四代爲次  
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爲皇子皇子之子爲皇孫以下爲  
皇曾孫爲皇玄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玄孫後則不降  
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爲王子王子之子爲王孫爲  
王曾孫爲王玄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玄孫則不降  
無可降也如此則不至有過重之憂亦不至有失所之  
患庶幾情義兼至矣今試擬圖如左至於祿之厚薄則

君相臨時斟酌可也

宗藩遞降圖

皇子—皇孫—皇曾孫—皇玄孫—五世不降

—王玄孫—五世不降

—王曾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王孫—王曾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王子—王孫—王曾孫—王玄孫—五世不降

夏殷周皆有九卿卽少師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無卿今

制六部都通大謂之大九卿而鴻臚太常光祿寺又謂

之小九卿以今觀之殊可併省如鴻臚太常光祿寺可併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七 正誼堂

入禮部太僕苑馬可併入兵部翰林尚寶欽天可併入

吏部國子監則當格外獨尊而不當儕於諸卿此勢之

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雖有九卿之名皆以爲

命官之品秩而無執事元豐正名始有執掌中興初併

省冗職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

併禮部亦惡其頭緒之分也立官制而能使頭緒井然

則治天下之道思過半矣

周禮不設諫官先儒以爲人人可諫故不設諫官此亦一

說然亦可見三代信大臣之專待大臣之厚此由三代

人主皆能正心誠意以身取人故也故愚以爲朝廷設

臺諫不如設師傅師傳教人主以正心誠意之學學進則人主自能辨大臣之賢好也

昔人謂周禮無諫官凡官皆可諫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天官之屬師氏詔王善佻氏諫王惡則佻氏佻氏之舊  
故後世之設諫官非周禮意也其必復師氏佻氏之舊  
而在於王所乎翰林院始於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  
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實於別院以備燕  
見而文書詔令則掌於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  
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辭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實  
翰林待詔以陸九齡張說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  
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三  
八 正誼堂  
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眞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  
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  
爲內相又爲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謂學士  
皆以親疏遠近爲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  
定制職始貴顯至於今制則直以爲儲相之地士子登  
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數年可坐致館閣夫宰相天子安  
危之所寄也人主擇相當務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  
徒取文章華國乎儀謂翰林旣爲儲相地當卽以相業  
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

則得之矣

古者太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所謂東宮官屬也秦漢以下始加賓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儀謂太子在東宮止有學問無他職事何必另建官屬保傅之任宜擇勳戚老臣爲之至於師則有太學之師在太子當日夕習禮樂政事於太學更妙選太學端方之士與之朝夕周旋更迭進見所謂太子人學則與士齒是也若設專官是狹小其途矣

太常司祭祀禮樂之事宜妙選官屬擇知禮識樂者爲之不宜汎汎升授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九

正謹堂

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夫十失四亦醫中之佼佼者矣而考猶爲下則上古之重民命也今制雖亦有三年五年試法而俱爲虛文無怪乎世之無良醫也

馮相保章周禮俱屬春官國朝特設欽天監重之也亦祕之也然其職太卑又其官世傳不選於外止能知數未能明理是以久而廢弛鮮克勝任欽若昊天者當尊其官寬其禁令博求賢者以講明厯理而時修厯法則庶

洪武初設國子學後十五年改國子監按監本國學字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宜正其名稱為委若以監名則與諸寺監同非古人重學校之意

洪武初祭酒爲正四品後改爲從四品壽州學訓導劉亨疏國子祭酒品位不當在太僕卿下當時頗納其言然卒未改正夫祭酒天下之師也隆重師儒乃治天下第一要義正四品且非況從四品乎

每見前代好釋道者往往稱釋道二家爲國師夫祭酒則誠國師也不以國師稱而僅謂之祭酒祭酒者年長之稱耳豈所以崇儒重道乎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十 正誼堂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內官品秩內官監凡十一監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一人秩從四品是內官與國子師品秩相並且過之也又其衙門同以監名當時何以無人論正

國初自兩京而外分十三省每省設都布按三司蓋古者方伯之任節度使之職也然則布政之職宜獨尊今三司等級都居上布次之按又次之蓋國初每事右武故以五府居六部之先以都司居布政之先其實非也一省之政聽於布政則都司按察皆布政佐貳之官也今既並列以分其權而布政復有左右二員防制嫌於過

矣

設官當以民事為主布政主民事者也故宜居二司之先  
若謂恐其權專而莫可制則權莫重於兵顧以都司為  
可制乎

朝廷設官甚多惟州縣為親民之官昔漢宣帝謂與我共  
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則其天下者惟良有司而  
已蓋卽古者百里之諸侯也其體貌不可不崇其委任  
不可不專一邑人才使得自行辟召一邑兵食使得自  
行調度若徒掣其肘而又欲責其成功難矣或謂制馭  
之道不可不講儀謂不然蓋權勢太重如一郡一省誠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三  
士 正誼堂  
不可不防若州縣則一彈丸地耳正賈誼所謂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者過防則太弱且不能自振又何能為王  
家宣力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詔虞卿覆校

侯官吳 敦棗斐分校

侯官吳 穆少永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五

卷之十四

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日之行爲度天無赤道以南北極爲準而中分之爲赤道天無黃道以日躔之所經爲黃道天無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爲十二次

天亦不止以二十八宿爲體天只是積氣自地以上皆天  
一層高一層一層緊一層凡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俱  
在氣中俱屬天上俱爲天體但人要將天與日月五星  
分別而日月五星有象天無象故以二十八宿爲天之  
體其實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皆爲天體天只是氣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皆氣中之物

天氣愈高則愈疾凡在氣中而居下層者其行稍緩氣緩  
故也再上則稍疾以至層紊而上至於極頂則氣愈緊  
而行愈疾此亦自然之理昔人有九重天之說朱子嘗  
取之又謂天際惟勁風搏轉卽此意予嘗讀游華山記  
謂山頂風急人不得站立行者皆依山附木否則吹倒  
每日都是如此則氣高而愈疾之說益驗矣

思勁風搏轉之說因說若果如此則天際當惟有東來之

風無西來之風矣乃天際時有貼天之晴雲或東或西無定何耶意者風與氣不同氣有左旋而無右旋風則東西南北惟其所之耳

天氣雖愈高愈緊然中間卻寬和所以生養得許多萬物惟運旋緊故中間有生氣若不運旋則乾坤毀乾坤毀則萬物或幾乎息矣

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也此言大非水爲有形之物水既載天則載水者又屬何物得無滲漏乎天氣也水土皆形也氣能載形形不能載氣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二

正謹堂

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則一度爲九百四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而得四分之一則爲二百三十五分此所謂四分之一也大約是三箇時辰

天度如瓜稜近兩極者狹近中間赤道者闊

天體至圓縱橫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算

程子謂堯夫立歲差法貫絕古今又謂今人論歲差只隨時測驗惟堯夫有一定法又謂堯夫歲差法只於日月薄蝕處求之予向不得其說由今思之堯夫亦只是隨時測驗蓋歷家算日只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常理推算不便測驗何以不便測驗蓋日光照耀其所

行處列宿皆隱不能知日之所行某日在某度上也其測日之法只於月之晦朔弦望上求之然晦朔弦望亦未能分毫皆準惟薄蝕之時日月或合併或對望同道同度分毫不差於此時求之則知日行在某度上歲差之法於此可求是亦隨時測驗法非一定法也

中興天文志言歲差自宋距堯差四十餘度循是以往萬五千年後所差將半周天得母寒暑易位此言大非寒暑之求乃因日之遠近故南至則必寒北至則必暑不因所躔之宿而生寒暑也若如志所言則自堯至宋節氣已當大異矣何卒未嘗異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三

正誼堂

天文圖蓋天不如渾天人知之矣然渾天舊圖亦漸與天不相似惟西圖爲精密不可以其爲異國而忽之也

天文左右旋之說古今聚訟儒者執左旋之說而以七政爲必不能右旋非也夫天猶水也日月五星猶魚也日月五星之行夫天猶魚之行水古詩有云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豈以日月五星之靈會不若水族之微而僅僅比於腐木亂草隨波上下且在日月則有薄蝕變怪在五星則有遲留順逆在恆星則有飛隕流墜變動不測豈一右旋之微而不能學者但虛心觀理不可過

泥前人成說

天文家有二一星歷一占驗卽古所謂馮相保章也儒者欲談天道必合二家而會通之其理不相齟齬始可據以爲斷左旋之說於歷學家頗無所礙但於算稍繁耳若占驗家則殊不然占驗家談五星以東行爲進爲順西行爲退爲逆吉凶之占皆有明驗若主左旋則凡五星東行反謂之退與逆西行反謂之進與順與古今占驗俱大相反此不可之甚者儒者豈可執揣摩之虛理違占驗之實事故愚以爲天文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說較長

天積氣日月五星積精精行氣中各一其性

思辨錄輔要

卷之十四

四

正誼堂

七政行天是精乘氣非氣轉精

月光借日此沈括之言朱子極取之予以爲未必然月雖陰質然亦精氣所爲非塊然一物天下之物惟銅鐵瓦石能受光不能通光若水晶琉璃一麗太陽亦表裏洞徹矣月雖陰類然以擬於物必非銅鐵瓦石豈反不如水晶琉璃愚謂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盈其虧皆月所自爲不借日光尙書生明死魄亦一證也

問月光非借日何以晦朔弦望毫無差忒曰此所謂應日非借日也應日以理言借日以形言

日月薄蝕之說亦氣感也何以必於朔望曰氣至此而後

相感也天之有道度猶人身之有脈絡日月之有薄蝕猶肢體之有疾痛日月必同道度而後生薄蝕肢體必中脈絡而後見疾痛腎虛而齒搖肝盛而目赤腎之與齒肝之與目其形未嘗相見也然而根伏於此眚見於彼者其脈絡同也世未有腎虛而目赤肝盛而齒搖者則非朔望日月又安得蝕哉

西學言日月蝕爲地影所障似亦有理然卽以地影之說求之恐未必然日之體猶火月之體猶水火外景水內景內景者受景於內也故月中之景古今相傳爲山河

大地近以西洋望遠鏡窺之良然今爲地景之說者曰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五 正謹堂

日之體大於地地之體大於月故日之光能及於月而月之光每障乎地其所以或障或不障者以其去地遠中間空處多故也夫內景之物其體常虛其照常廣愈遠則被照之物愈小而所照愈廣今夫地雖大於月然月去地遠則地小而月中之景當亦小矣地之週圍空處甚多則月之照地宜四邊俱作圓形而中心一點獨黑譬如高廣大廈繫鏡高梁中懸一球球體雖大而自高梁之鏡照之則球形自小而球之週圍俱見此常理也乃今月中之景不爲圓形而作散形或白或黑其體不一又其黑處有直際月之邊者則知地之形未必爲

球而地之大未必僅大於月地球間隔之說猶有可議也

月抗日而食蓋陰以抗陽而得罪也望而盈似乎亢矣然不蝕者蓋同度不同道雖盈而不抗也至於同道同度則亢矣此如后妃然正位中宮與人主爲敵禮此盈也非亢也如呂如武則亢矣

卽日月食亦可識天地閒陽貴陰賤之義陰雖與陽匹敵然一至於亢則其體自虧陽雖爲陰所掩而真體常存不少損壞然則爲陰類者固不宜自盈而至於亢爲陽類者亦慎毋自忽而至爲物所蔽也哉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六

正謹堂

古今言歷者無慮數十家其稱善者惟漢司馬遷大初歷唐一行大衍歷元郭守敬授時歷然三家之中又惟授時歷最善蓋三家定歷之數太初則以鐘律大衍則以著策授時則以晷影以理揆之雖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又云易能彌綸天地之道然據其成數以爲歷算終屬湊合不若晷影之法以天測天尤爲精切所以迄今二百餘年交食之法猶未甚爽也

欲驗歷法合否只在交食然交食只定時刻分數便難假如二人言歷其一人定某日午時一刻日食一分又一

人定某日午時二刻日食二分欲辨正之須先定晷刻

其定晷刻之法或以沙漏或以水漏或以晷影晷影或陰雲不見沙水二漏則互相參差者有之蓋漏本人爲非天造地設也此時刻之難也至於分數則三分已上便易識認其一二分之閒日光晃耀誰能確然分別卽用油盆用樣版終不能不差分秒也此分數之難也卽此二者孰能定其優劣以此知定歷之難天木動物占天者亦定能毫髮不爽但時勤測驗務使密合於授時不悞足矣

歲差者歲歲有差假如今歲冬至日在箕三度至明年冬

至日仍在箕三度其閒已差秒忽矣所以然者天行與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七

正誼堂

日行各自不同其閒自不能無過與不及但所差甚微須久久積算乃見所以古歷有以四十年差一度者失之過有以百年差一度者失之不及惟大衍歷以八十年紀元歷以七十八年爲近而又不若近時西學歲約一分五十秒不等約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差一度者之爲密也蓋歐羅巴人君臣盡心於天終歲測驗故其精如此

歲差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今在箕四度上距堯時約差五十度自堯至今不過四千年耳其所差已如此自堯以前不知幾千萬年自今以後又不知幾千萬年若約

以四千年差五十度論之周天度數不過三百六十只  
二萬八九千年周天度數盡矣堯夫元會運世以一元  
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歲差亦須在周天打三四轉  
看蛛網可悟天文圖其縱布處卽周天二十八宿分度法  
也其衡布處蛛網較密舊圖止赤道一圍今西圖亦有  
三百六十度矣

漢儒談天家多謬至於升降四游尤屬可笑考靈曜云地  
有升降星辰有四游春分時地當正中自此漸下至夏至  
至下游萬五千里秋分地亦當正中自此漸上至冬至  
上游萬五千里立春後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而極春末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八 正誼堂  
復正立夏後南游夏至而極夏末復正立秋後東游秋  
分而極秋末復正立冬後北游冬至而極冬末復正此  
皆揣摩畫之長短日之遠近以爲言不知地之上下星  
辰之東西有南北極可攷而謬妄若此載之史冊足徵  
知天者之鮮

宋中興天文志採近世諸儒之論其閒固多可採然最舛  
謬者莫如客星一段其言曰天有客星三日老子曰國  
星曰溫星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  
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  
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三人之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

錯出之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常此無論古今史傳未嘗載三星之名卽其立言之荒誕謬妄亦有大可笑者而史官採之書傳引之難矣哉

天官惟占候家最多謬妄此不可不知

漢儒之占天失之鑿晉唐宋諸儒之占天失之略

甚哉占天之難也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晉天文志云三石雖僭號其强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九

正誼堂

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梁武帝時熒惑入南斗武帝被髮跣足下殿禱之而北魏有孝靜帝之變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恙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證也以此言之天道遠人道邇占驗之家豈能一一盡中而術數之士每每妄言其亦過矣

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

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不無小有  
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  
之矣

占天之書國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術數之家  
多冒昧妄言易於惑人作亂也若夫天道之運行日月  
五星之晦蝕盈縮星野氛祲之變見則性理綱目載之  
二十一史全著之矣國家亦何嘗禁而博學之士固可  
以束書而不讀哉

歷數難而易占驗易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秒之微非理  
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  
愚辨錄輯要 卷之十四 十 正誼堂  
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支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  
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  
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吳 穆少永分校

閩縣葉萬華菁龕分校

降釋亨馬辨錄輯要卷之十四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建都之地自古爲關中洛陽近則有北平其餘如汴如金陵地勢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議者以關中爲第一北平次之洛陽爲下愚竊謂不然自古建都當以漕貢便利爲第一巖險次之北平背倚雄關東環滄海誠天府之國然漕貢之道無人全仰海運兼取給會通河我朝則專恃會通河一路一旦海波有警河淮路塞京師便成枵腹此不可之大者又其勢偏在東北內阻黃河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一

正誼堂

設邊警卒臨中原阻塞則更無退步是京師爲孤注也關中沃野千里三面阻險一面東制諸侯地勢之險天下莫與匹然吾以爲此霸國非王國據之以取天下則有餘臨之以守天下則不足輓天下粟給關中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一也自周及漢唐世有戎狄之禍二也有事出走居洛陽則地勢益坦居蜀則險阻難出三也惟洛邑居天下之中地勢適均河漕便利昔周公旣作鎬京而猶營都洛邑非僅謂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也知鎬京之地形勢雖固後必有以貢賦爲艱者讀詩之大東小東可知也故欲以洛邑爲堂皇以關中爲家當無事

則坐鎮洛邑享天下之便安有事則退保關中據天下之形勢建都之善無過於此自成王不及居洛僅以爲朝貢之地幽王失鎬而後平王始遷之是猶家當已失而兀坐堂皇其不至衰弱而遽亡者幾希此非其地之不善所以居之者未得其道故也

建都長久之策必當如成周之制以洛陽爲堂皇關中爲家當至於王畿之地尤當較成周爲倍廣北枕太行則可以收胡貉代馬之用西控潼關夔峽則可以通秦豫往來之路絕川蜀覬覦之萌南引江淮漢沔則可以盡粟米百物之利制東南上游之勢所當備者惟東北一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二

正誼堂

路誠能仿古封建之意參以賈誼眾建諸侯之法使之綦眞星羅人自爲守而又於燕雲青徐要害之區各設重鎮統以京師重臣成以京營銳卒更練士兵以輔之卽有不虞力能自衛況以京師之力西收秦晉川蜀之甲南漕江廣三吳之粟勢又甚便其誰能窺之萬一不支上則入關次則入蜀可以圖恢復最下則汎舟江南猶可爲晉宋六朝之繼所謂狡兔三窟是也況乎有國家者以得民心爲第一漕貢便則民心不至遽失周平王漢光武雖處末季而猶享國長久者正謂此也有天

下者可不加之意乎

或云子房有言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此子房就當日時勢言耳是時天下未定羣雄猶有窺伺之念況高帝經營草昧未暇營築京師不若因天地自然之險故以關中爲第一至於天下既定則斷當以洛陽爲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不必皆天險人力固可設也洛陽卽無險若環王畿千里之地皆多築城堡周圍聯絡盜賊亦自不可卒入況乎前江淮而後太行左成臯而右殽函又何不可因之險乎故天下未定則當都關中而經營洛陽天下已定則當都洛陽而經營關中洛陽雖無險然一都洛陽設兵控制潼關夔峽吳會燕雲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三

正誼堂

能令天下皆失其險此所謂大險也

都洛陽有十便居天地之中風雨會陰陽和一也朝貢便利二也以秦蜀吳會爲家當進退有據三也所防止東北一面爲力易辦四也襄鄧之間多閒田區處耕墾可以處四方輻輳之眾五也背河向洛江漢朝宗中龍靈氣所聚風氣中和歷代帝王聖賢多產於此六也歲省漕輓之費數十萬可以佐大農金錢七也從來盜賊之亂多起於徐泗多藏於鄖襄今使之屬在畿輔則盜賊不至易熾八也湖廣地饒一歲再獲京師可常足九也

民俗剽悍善鬪可養爲兵十也

都洛陽亦忌河患卽於荆襄之間亦得但無大都可因耳  
王畿之制必南際江北抵太行孟門西控潼關夔峽東  
連吳會爲妙如今省制則地勢太狹不可用

讀禹貢一篇知建都之要全在漕運便利

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  
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  
項如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  
以潼關劍閣夔門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荆襄  
爲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  
因事遠游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畱心審視默以證吾平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四 正誼堂

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胷中自然有箇成局其他  
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閱圖籍或詢問土  
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

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爲險水爲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  
山爲之也長江天限南北水爲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  
地利矣

看地理風水書亦有益於地利之學以其言山水頗有條  
貫便於記憶也

地勢險夷古今亦有變更不可盡據書傳昔當秦漢時函

谷至潼關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倚山道遠險隘敵來

犯關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聞河流漸北中  
饒平陸寬坦無阻失其險矣天下之古今易勢者豈特  
一潼關哉  
李惺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  
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  
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  
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  
則國貧其說皆名語非缺之開阡陌比也但其意主於  
富國故朱子以之與商鞅同稱耳

尤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五 正誼堂

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產穰其產穰則重  
流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有天下  
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起科四字不勞不費爲西北足食之本田成而守  
望相助則四字又爲足兵之本但國家須守此勿失民  
信爲急耳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腹裏莫如開中邊塞莫如軍屯

元時最重區田法詔書數下令民間學種區田民卒不應  
豈區田不便反不如縵田歟抑小民難與慮始也子嘗

仿其意一爲之未盡其妙然大約亦可倍收一畝六十

六斛穀則未必也

治水只是要識水平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此便是說水平法治水者得其法雖洪水尙可治況江湖溪澗之水乎

治水不識水平卽一溝澮不可治予家庭前地窪每雨後必瀦水予命老僕開溝通籬外大溝僕固善土功謂予曰籬外地高不可開予不之信強命之已而遇雨外水果大至至戊寅得吳中水利書讀之胷中浩然夏夜而集坐廳事中觀庭前瀦水狀高卑坎坳皆成山川之形覺得自然有箇條理處以此知不可無學問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六

正誼堂

欲識水平必須有法蓋地形高卑在咫尺猶易辨若一里二里以至數十里非有法何由辨乎武經總要載水平法先爲水平池實木處更以一人持度竿照版向彼處照之卽可辨高下遞移遞進無遠不可識詳載本書但其圖未詳予嘗與登善兄論正然未若句股筭法爲便也

西學有幾何用法崇禎歷書中有之蓋詳論句股之法也句股法九章筭中有之然未若西學之精嘉定孫中丞火東更爲詳註推演極其精密惜此書未刊世無從究

其學耳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故善治水者以水爲利不善治水者以水爲害江南澤國而土田日闢以水爲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爲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言農田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西北水利不修只壞在運河一事運河地形本難通流淤水設爲無數壩閘勉強關住常慮水淺不敷運道艱阻故凡北方諸水泉悉引爲運河之用民間不得治塘濬爲田者爲此故也習久不講北人但知水害不知水利不廢民生之病未有已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七 正誼堂

其爲棄地也多矣西北棄地多不得不取足東南東南竭則西北亦因之以壞建都不講西北水利不修運河不治比大禹時更難大禹時去洪荒未遠普天多空地不過相地形之高下去下流之壅塞導之入江入海而已今則處處民居田地城郭村落鳳泗又有陵寢皆強河流以就地勢非就地勢以安河流也雖欲順水之性其可得乎賈讓洽河三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正所謂順水之性也然卒格不行豈非徙民

爲難歟

賈讓謂放河北入海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此言非也河流遷徙不常是其本性蓋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日流口積河身日高河身高則旁地卑舍高就卑忽然而決自然之理也久之則彼處亦然總是舍高就卑故遷徙不常所謂河流已棄之道千古難復正謂此也豈有千載無患之理乎今之治河者亦惟有循河之舊補其罅漏多爲遙堤以寬束之使不大縱其勢不可遏者則權利害之重輕而徙民以避之如是而已欲其一定而不復決無是理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八

正誼堂

會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節節就制而爲我用功亦偉矣然當時臣工何不移此心力其成西北水利而顧爲此以困東南大巧反爲大拙

江淮河漢四大水而河水獨難治者三水清而河水濁三水行於兩山之間皆有拘束河水行於土疏之地而無拘束也是故清者易治濁者難治有拘束者易治無拘束者難治

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黃河導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矣東南治水其大要在震澤導震澤入海則東南之水患息矣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凡諸水之汎溢皆從山水來山水之暴發皆從霖雨來蓋  
兩下諸山水悉入太湖倉卒不能歸海則汎溢田間而  
爲大害治之者不過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  
是難事郝真之說欲合江南七郡同心并力開河築圩  
寘壩建閘必使江高於海浦高於江水由地中節節有  
制此真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溝洫之制

粵江之塞自己卯庚寅已然時張儀部受先母以爲憂舊  
例三江之開必合蘇松常杭嘉湖六郡議同築舍予與  
受先尚欲於六郡會計中每畝加升合代太倉漕糧而  
免太倉一歲之漕令其開河蓋此說行在六郡止毫釐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九 正誼堂

之費而仍收水利之功在太倉雖一時之勞而亦有免  
漕之樂在朝廷則正賦不損錨銖而已收百年之利計  
無便此者時受先以余議達州守上請已得允已而中  
止

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撮古人之成法又  
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册而稽舉其成法則思  
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筭土派工筭土莫善於徐玄扈  
先生送上海縣公條例派工莫善於坐圩起夫圩長督  
工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陳確庵試之於  
蔚邨顧殷重試之於未涇者也

筭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則僞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賣與業戶名爲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爲置兩置一椿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絕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畝其二千畝得業戶銀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筭總數不開業戶主名則派工之弊絕

開河莫要於筭方蓋起土方一丈謂之一方該土一千尺古法一實二挑該十五人一日之力卽遠近高深少有不齊以此爲準但筭之之法必立開方用句股須善筭者方知儒生莅官目不識筭能不爲吏書所欺乎海剛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十 正誼堂

峯筭田有癡筭法令人以灰畫地而數其眼能使盡人皆曉今充此法以筭開河土方儒生莅官可以不下堂而知開河幾丈應起土若干也法具下

先以漆版畫朱紅方界於其上如碁盤格量河應開面若干丈底若干丈深若干丈卽數漆版上方界上面若干底若干深若干以界方斜畫之卽數得若干土方矣如有奇零丈尺卽於方界內更爲十小方便知尺數大

約筭河以一丈爲準則餘可類推其爲難段易段亦可由此而推也

附立開方筭法先以河面河底丈尺併筭而折半之然後以深乘之更以長乘之卽

凡開河若從平陸施功或地方乾硬處可用牛犁起土以  
一筐車運土殊省工力昔人有於開河處得古犁頭大於  
尋常之犁數倍乃知昔人用犁起土以四五牛駕之一  
往卽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  
量河須用三簞二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闊用一簞非  
法也至轉灣處便有零餘難以派筭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五

士

正謹堂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葉世勳堯臣分校  
候官黃心渠子銘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禹貢一篇是田賦最妙法

凡田賦之法最要簡明直截賦額一定上下遵守永世不易故貪暴不敢挪移作弊今之會計或增或減歲各不同授之以作弊之柄所謂教猱升木也官吏安得不日貪百姓安得不日困哉

倘行田野思漢文賜民田租是亦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也何如卽以此修溝洫復古法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一

正誼堂

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黃冊以人戶爲母以田爲子凡定徭役征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爲母以人戶爲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冊專用魚鱗圖冊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圖冊爲主所謂坐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冊有六不備用魚鱗冊有六便何謂六不備凡州縣田爲都爲圖共若干額俱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主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冊卽有推收田旣混

淆數難稽核啓奸人飛灑之弊一也有推收卽有簿書

紙筆之費書寫計筭之勞糜朝廷之工食役長吏之心

目二也荒區熟區本有坐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淆豪  
強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偶遇水旱蠲減盡歸強有  
力者貧弱毫無沾惠三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不得  
利皆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冊則彼此襍亂隔區利  
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皆取  
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推收  
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僉點徭役十年一次  
既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存被累無限五也所  
收之田既非同區人戶多不識面遇有水旱逃亡則排  
年累賠動至傾覆六也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冊則田

一歸坐落頃畝斗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  
或比較賦稅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  
收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筭之苦吏得休息長民者  
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於分派便三開  
河築圩悉聽本都者正以本地方之人爲本地方之事  
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  
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僉點徭役戶頭分散則貧  
富難稽徵收賦稅大戶田多則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  
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  
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

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者正凡爲者正者必慎擇其人不  
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爲一鄉之所信服者量  
免其稅糧優其禮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  
稅糧開濬河道皆者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  
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  
欲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僉點且一區  
稅糧卽本邑耆正收納若田主寫遠卽於佃戶處收取  
給票與田主筭明有何辦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  
則由排年不識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旣任耆  
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三 正誼堂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三

正誼堂

先知之可豫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  
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  
著論名宵練匣閩中諸郡會仿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  
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於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  
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爲民牧者不可不知

凡治財賦只要才大治天下更易於治一國只一轉移閒  
便有無窮之妙不必拘拘然增科加賦也洪武設開中  
法不煩轉輸邊備自足自葉淇反之而國計大絀以此  
知國家掌財賦最須得人不特聚斂小人不可用卽庸  
才亦壞事不淺

劉晏治財賦古今稱爲第一只是轉移妙

轉移是商賈之術然於國計有益於國體無損古人重農抑末此亦抑末之遺意也若陸贄所行又純乎王道之微權不可與劉晏同日語矣

江南歲漕五百萬石若無良法救療此萬世之病也常思得一策苟能循而行之則三十年後歲漕可已其法莫若用洪永開中法凡畿輔之地及山東西九邊各塞或募徽商或召土著或遣謫會汙官吏給與閒田永不起科聽其以意號召鄉人有能墾至百頃者或復其官或榮其身數年之閒邊鄙充足三十年閒漕運可已此非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四

正誼堂

落落難合之言蓋江南歲漕五百萬石其實以四倍運一倍而到京之糧又復拖欠則朝廷所得無幾且又歲溶運河清江厥歲造運船又設漕運各官其費無筭使有如劉晏者通盤打筭以國與民之得失計必大加矜惜也計漕糧五百萬石費民間之力不啻什倍若以墾田論之畝出米一石止須田五百萬畝今畿輔及各邊可墾之田豈止五百萬畝已哉若如前法十年之後畿輔米價必賤假如價在一兩以內則將天下應解漕糧地方其米貴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耗及腳價止令輸銀一兩以上約照畿輔米價贏三之一順帶至京則

江南之民熙平日兌價使費每石已減三之一矣又二十年北米益多價益賤乃令天下漕糧悉行改折每石連耗及腳價止令輸銀一兩其江廣米價本賤之處更爲量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減一之便而朝廷則以民間所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米不缺額且更可贏羨百餘萬金蓋米益賤則銀益有餘也迨三十年後米粟充盈足支數年則所糴漸少羨金益多而又歲省運河運船運官諸費羨金又無筭此後或減民折或捐民租凡百善政皆可舉行惜乎謀國不及此江南民困未知何時可甦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五

正誼堂

白糧獨取足於江南數郡因洪武定鼎金陵就近徵輸國與民俱便也既遷北地則白糧自當就王畿近地有水田者徵取乃隔三數千里而累遠民且費國家道里之資蹇夏諸公難辭其責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帝四年初爲筭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錢爲一筭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也後世因之計口出財謂之曰戶口唐租庸調法亦皆論丁一年之閒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稅役兼於一身而稅

役之法又視漢爲過重矣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十年編審以次輪當其法視漢唐爲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於丁丁困則多逃亡今時之弊在併賦役於田田困則多地荒均之未得古法也按

丁之法各處不同未可槩論此指吳地耳

差役顧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邵伯溫以爲吳蜀便顧役秦晉便差役呂公著又謂二法利害相半用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說而未爲至當先賢丘文莊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斯言殊爲中款蓋卽一縣之中有某役宜用差者有某役宜用顧者一役之中有某地宜於顧者有某地宜於差者是必縣官一一用心經理未可執方用藥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六

正誼堂

凡戶口丁田冊最爲難定非縣官坐於堂上者正吏胥

奔走於堂下便可支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人才縣

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

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爲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

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詰訟獄以簡師徒

萬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予於治鄉三約中頗

詳其法凡戶口丁田冊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

則但當職要不必職詳也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  
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  
具總數達部之爲得哉但府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  
散亡遺失之患耳

歌謠有極切時事者亦有不可盡據者賈似道當國行推  
排法民間大擾太學生爲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  
山河寸寸量總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切  
時事者也萬曆時江陵相公當國丈量田地吳中詩云  
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  
寄語沙鷗莫浪眠然是時吳中經界久壞賦役不均得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七

正誼堂

此始正至於今賴之此不可盡據者也總之同是一法  
用得其人則治用不得其人則亂君子亦擇人而慎用  
之耳至於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孔子與子產尚不  
能免初政之謗況他人乎苟行之有法則一二年間公  
論自出也

田畝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無如薄賦故  
李翱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  
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丁口者無  
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

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今之鄉長里正卽成周之里宰黨正兩漢之三老嗇夫所以爲官役民而非役於官者也後世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擾各萌免避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其亦失周漢之意矣

官田漸多可行井田法長民者不可不留意

剛峯爲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學校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款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弔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卽卜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挪借不明者有未解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八

正誼堂

者有已解者而多年未獲批回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眼冊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回其存畱給放等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撫按巡歷不必造冊卽將此冊送比比後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卽申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俱有額獨均徭官自爲政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峯設均

徭法凡一縣中料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爲

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聽縣官於均徭銀中自爲伸縮斷不許於均徭溢額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

丈田橫斜伸縮之間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方六尺爲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步爲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謂之癡筭使人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梭網爲尤妙梭網者以梭繩結網每六尺爲一眼遇地之尖斜畸零難筭處則以此鋪之更捷於用灰蓋灰筭便於民梭網便於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丈田之弊只在行纏行弓二事官府不及周知小民不能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九 正謹堂

細察纏或用竹用繩遇雨皆有伸縮惟以梭爲之而細劈鵝毛管爲絲少雜其中則陰晴如一其當步處則亦以鵝管橫織爲號梭黑管白更見分明弓則著一釘於腳下使行弓之時不致轉動或慮橫灑則先以繩約之而後行弓尤妙

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卽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二則豪強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

官得人晦庵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豈惟安石方田卽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方田卽張子厚經界法安石知其麤而不知其精知其略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卽欲明比爲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爲

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爲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爲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鍼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鍼路豎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旣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

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  
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  
之中百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  
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筭已有定額其閒使有山林川  
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  
公同量筭畫爲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十方爲一  
小圖大方爲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郡又爲  
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攢集湊拍總爲一大圖不  
唯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  
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他如吏胥作弊乃從來通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十一

正誼堂

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  
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  
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吏胥  
惟令豎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賄吏司何  
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實  
必更用打量其法繁雜又欺官府多不知筭法故敢於  
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勘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  
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  
不用吏胥打量卽於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爲方長  
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筭量者各筭本田步口各書四

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攢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府爲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無所容其奸各任業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弊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卽中才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爲驚擾也

立方用千步此安石法然太寥廓百步一小方又太煩密不如竟用古法三百步爲一里里一小方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三千步爲十里十里一大方所謂通十爲成也一成之田爲九千畝立方不簡不繁尤爲至妙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三

正誼堂

此須復古法步百爲畝始得

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

幣白金錢鈔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

械器耳粟與械器持移量筭有所不便則於是乎代之

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

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

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

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又俱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

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金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

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

之法矣

錢法古今輕重不同惟漢五銖唐開元爲得其正南齊孔顯有言不惜銅不愛工此誠錢法至論蓋銅多工費則貴少者無利貴少者無利則盜鑄不興而利權自歸於上矣

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爲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爲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爲得也今朝廷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每便於下不便於上此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三

正謹堂

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天啓時嘗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一兩爲率愚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箇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是亦最妙

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錢而非卽以楮爲錢宋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

於民不復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二五錢而欲售  
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  
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  
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家多有移重貨至京師者以道路  
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  
票此卽飛錢之遺意宜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  
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  
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  
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

鹽茶與民爭利似非王道所宜然此利自管仲劉晏而後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古

正誼堂

一開不可復塞梁元勰有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  
疇之稅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其言似亦有理爲  
政者去後來之弊可也

民運不如軍運軍運不如官運古今善運糧者莫如劉晏  
是卽官運也然有治人無治法亦未可執一論矣

軍運造船官價甚費而船又不耐久宜於各處州縣運糧  
處所設處糧田募人承運能造糧船一隻來應募者與  
之田若干俾歲收其值以當打造修理之費有事則運  
糧來往無事則聽其裝載取息庶幾運有堅船官無雜

耗

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春散冬斂取息  
什一得先王春秋補助之意然出入之際最須得人  
不則爲青苗之續常平增價而糶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  
追索之擾然止利於市民與農民無涉且二者之粟俱  
恃官錢以爲工本一遇食墨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  
若買田以爲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於倉欲賑則賑欲  
貸則貸欲減價則減價所糶之錢又可糶米爲來年張  
本源無窮歲有增益卽遇食墨侵漁倉粟而去任之  
後一得良吏田躡固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兼之且勝  
之矣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五

正誼堂

言夏間常平倉法極當舉行但任滿之後例應陞轉餘此  
項錢糧當何處置曰卽當留爲後官賑貸之本不然或  
輸入國計代貧戶完官如築城鑿池修舉廢墜無不可  
者總之錢糧患不足不患有餘無所用之也

社倉不如常平然常平之法有糶而無賑不如立于母倉  
先以千石或萬石爲母過小饑則減價糶之薄收其息  
以入子倉使歲恆小饑則子母俱減價收息大饑則母  
倉備糶子倉備賑治國者能使子母常盈則無憂饑矣  
一曰爵賞以勸富民二曰平價以賑平民三曰興作以役

貧民四曰施捨以活窮民五曰詰姦以戢亂民六曰周

急以惠秀民治國之道使富民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貧富之心相通貧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則其效力必勤富民藉貧民之力而有用則其出粟必樂

婁地大旱州中洶洶郭斯士言未審當時湯旱七年何以都不覺旱處予曰溝洫修蓄積富賦斂輕荒政舉

崇禎中四方多事朝廷議節省之道凡朝覲慶賀賓興貢舉以及鄉飲優免之類悉從儉薄予謂此皆朝廷大體所關不可褻也必欲節省正多可議卽如督學之職三歲一遣得矣而三歲之中既有科考又有歲考不惟府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夫

正誼堂

州縣治供給繁費而三歲之中生童奔走道塗所費不貲無益學業徒長覬覦不如改爲定制三歲之中生童俱考一次生員考例前三等依科考行事後三等照歲考定奪其童子亦不必府州縣取送止令造冊竟送院考而嚴罰穀之令則爲上者旣無煩勞急迫之難而爲下者又無孤寒阻抑之苦無節省之名而有節省之實籌國者何見不及此

詩云智矣富人哀此惻獨古人發政施仁必先施於惻獨國朝體古人之意設孤老院給孤老糧以養惻獨德可謂至矣歲久法弛縣官漫不經意孤老院坍塌殆盡孤

老糧爲富家乞作存留憫獨之被惠者十無其一豈不重負朝廷德意思謂爲縣官者始莅任時當卽以此事爲急身臨其地親爲經理凡院屋宜編號稍加寬敞井廂畢具四等窮民中惟寡婦宜獨爲一處其餘三等當各因其所親熟束以伍法使之老穉相依聾瞽相濟送死養生互爲倚賴是亦處憫獨之一法

佛教無補於天下而獨有益於憫獨是不妨因勢利導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使居其處許之募化俾朝夕看養憫獨有功則縣官勞之其憫獨之人願爲僧者亦聽蓋垂死之人其心別無所樂使其注念西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七

正誼堂

眞可異也

闡餘之人宜爲僧此輩旣絕生本又無倚賴不得入宮充使聚之京師不爲餓殍卽爲亂民矣宜給度牒使之爲僧散遣四方可免冗食且哀矜無後之人亦王政一端也或就其中更擇其壯者充兵亦無不可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思辨錄輯要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陳桂林彌臣分校  
閩縣鄭 炳秋渚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六終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六

六

正誼堂

